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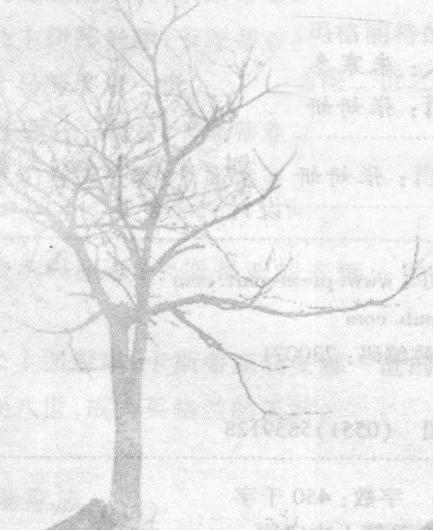
西班牙女王：
为爱痴狂的

“疯女
胡安娜”

Juana La Reina Loca De Amor

西班牙女王： 为爱痴狂的 “疯女” 胡安娜

Xibanya Niwang: Wei Ai Chikuang De "Feng Ni Huannu"



APSTI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班牙女王:为爱痴狂的“疯女胡安娜”[西班牙]尤兰达·斯琪博著;陈琳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96-4327-4

I. ①西… II. ①尤… ②陈… III. ①传记小说 - 西班牙 - 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982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9648

Juana La Reina Loca De Amor(英文书名:Johanna Of Castile, Crazy In Love.)

By Yolanda Scheuber

Copyright: © 2007 By Ediciones Nowtilus S. 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owtilu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刘 哲

责任编辑:张妍妍 韦 亚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128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5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主要人物表

特拉斯塔玛拉家族

卡斯蒂亚国王胡安二世: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外祖父。

葡萄牙的伊莎贝尔: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外祖母,卡斯蒂亚胡安二世的妻子。

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祖父。

胡安娜·恩里克斯: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祖母,阿拉贡胡安二世的妻子。

恩里克四世:伊莎贝尔一世同父异母的哥哥,卡斯蒂亚胡安二世与阿拉贡玛丽亚之子。

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母亲,阿拉贡斐迪南二世之妻。

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父亲,伊莎贝尔一世的丈夫。

西班牙公主伊莎贝尔: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姐姐,葡萄牙阿方索王子之妻,后又嫁给葡萄牙马努埃尔一世。

阿斯图里亚王子胡安: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哥哥,奥地利玛格丽特的丈夫。

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卡斯蒂亚伊莎贝尔一世与阿拉贡斐迪南二世之女,哈布斯堡腓力之妻。

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妹妹,葡萄牙马努埃尔一世的第二任妻子。

西班牙公主凯瑟琳: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妹妹,英格兰亚瑟王子之妻,后改嫁给英格兰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哈布斯堡家族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亚之夫,“美男子”腓力的父亲。

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亚:“大胆者”查理之女,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之妻,哈布斯堡腓力的

母亲。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腓力的妹妹,阿拉贡胡安之妻。

哈布斯堡的莱昂纳、查理、斐迪南、玛丽亚、凯瑟琳: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与哈布斯堡腓力的子女。

腓力二世:德国查理五世(西班牙查理一世)之子,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与哈布斯堡腓力的孙子。

勃艮第家族

“大胆者”查理:勃艮第公爵,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亚的父亲,哈布斯堡腓力的外祖父。

博尔翁的伊莎贝尔:“大胆者”查理的第一任妻子,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亚的母亲,哈布斯堡腓力的外祖母。

勃艮第的玛丽亚:“大胆者”查理与博尔翁伊莎贝尔之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妻子,哈布斯堡菲利普的母亲。

约克的玛格丽塔:“大胆者”查理的第二任妻子。

其他人物

比亚那的查理王子:阿拉贡斐迪南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阿拉贡胡安二世与纳瓦拉女王布兰卡一世之子。

赫尔南多·德·塔拉维拉: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尔一世的忏悔牧师。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玛丽亚·德·桑铁斯特万:胡安娜幼年时的乳母。

特瑞莎·德·曼立克:胡安娜幼年时的保姆。

福拉伊·安德烈斯·德·米兰达:胡安娜幼年时的家庭教师。

亚历山德罗·赫拉尔蒂尼: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女儿玛丽亚小公主与凯瑟琳小公主的家庭教师。

“拉丁专家”贝阿特里兹·卡琳多:卡斯蒂亚伊莎贝尔一世的参谋,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家庭教师。

贝阿特里兹·德·博瓦迪利亚:伊莎贝尔一世的贴身侍女。

堂·迭戈·德·德萨:阿拉贡斐迪南二世的忏悔牧师,萨拉曼卡大主教,阿斯图里亚

王子胡安的家庭教师。

堂·迭戈·拉米雷斯·德·比亚埃斯库萨: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忏悔牧师,马拉加主教。

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托莱多红衣主教和总主教。

波布迪尔:格拉纳达摩尔人末代皇帝。

堂·法德里克·恩里克斯:西班牙军队总司令。

堂·马丁·德·莫西卡:西班牙宫廷驻佛兰德斯财政大臣。

普林西比·德·希迈: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在佛兰德斯的贴身侍卫。

托马斯·德·马蒂恩索: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在佛兰德斯的顾问和忏悔牧师。

古铁雷斯·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西班牙驻佛兰德斯大使。

弗朗西斯科·德·布希莱顿:贝桑松总主教,腓力的顾问。

堂·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科尔多瓦主教,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夫妇的随行牧师,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忏悔牧师。

普林西比·莱奥波尔多·伯爵·冯·霍亨斯陶芬:神圣罗马帝国贵族。

路易十二:法国国王,布列塔尼安娜的丈夫。

布列塔尼的安娜:法国查理八世的遗孀,法国路易十二的妻子,法国王后。

堂·劳伦索·加林德斯·德·卡瓦哈尔: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参谋和顾问。

蒙蒂尼领主安托万·拉格林:哈布斯堡腓力的参谋。

根特子爵乌戈斯·德·默伦: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的侍卫。

堂·迭戈·乌尔达多·德·门多萨:西班牙红衣主教。

堂·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伊莎贝尔女王的忏悔牧师,托莱多首席大主教,西班牙首席红衣主教和西班牙摄政。

堂·佩德罗·赫尔南德斯·德·维拉斯科:佛里亚斯公爵,卡斯蒂亚将领。

阿拉贡的胡安娜:阿拉贡斐迪南二世的私生女,佛里亚斯公爵夫人,堂·佩德罗·赫尔南德斯·德·维拉斯科的妻子。

堂·胡安·洛佩兹·德·勒萨拉戈:伊莎贝尔女王的私人秘书。

贝尔蒙特领主堂·胡安·马努埃尔:哈布斯堡腓力在西班牙的代表。

路易斯·德·费莱尔、埃尔南·杜戈·德·埃斯特拉达、贝尔纳尔多、路易斯·德·桑托万、伊罗哈斯:卡斯蒂亚胡安娜一世被囚禁在托德西里亚斯时的看守。

杰曼·德·弗瓦: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女,阿拉贡斐迪南二世的第二任妻子。

目录 contents

- | | |
|-----|---------------|
| 001 | 第一章 公主降生 |
| 023 | 第二章 塞戈维亚的童年岁月 |
| 038 | 第三章 攻克格拉纳达 |
| 049 | 第四章 婚姻联盟 |
| 063 | 第五章 第一次佛兰德斯之旅 |
| 069 | 第六章 婚礼 |
| 080 | 第七章 蜜月 |
| 093 | 第八章 卡斯蒂亚的伤痛 |
| 103 | 第九章 莱昂纳出生 |
| 112 | 第十章 查理，未来的皇帝 |
| 127 | 第十一章 死对头 |
| 142 | 第十二章 重返西班牙 |
| 155 | 第十三章 王室一家 |
| 171 | 第十四章 苦涩的真相 |

183	第十五章 西班牙小王子
205	第十六章 重返佛兰德斯
226	第十七章 沉甸甸的继承权
235	第十八章 母亲离世
248	第十九章 踏上不归路
259	第二十章 生离死别
280	第二十一章 胡安娜女王
290	第二十二章 凯瑟琳公主
303	第二十三章 送葬
314	第二十四章 国王的无可奈何
326	第二十五章 托尔德西亚斯
342	第二十六章 篡权者的死亡
358	第二十七章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366	第二十八章 像在梦中一样
382	尾声
384	后记

第一章 公主降生

她翻到圣诗集的那一页，注视着日历上大写的日期，焦急地寻找着那个已经模糊不清的红色印记。那是九个月前她用行赎罪之礼时所穿麻布圣衣上的鲜血画上的。她吃了一惊，她标注的日期就要到了。那天是星期五，1479年11月5日，是纪念圣胡安·波蒂斯塔的母亲圣伊莎贝尔（与她同名）的宗教节日。但是在一片忙碌中，没人记起这个节日，只是她的忏悔牧师在早晨的弥撒中提及了一下。他们到达锡丰特斯伯爵的城堡已经两天了。这次出巡是为了宣告一岁半的胡安小王子阿斯图里亚亲王的称号。这个荣誉称号是从1388年开始，议会授予卡斯蒂亚王国的长子或长女继承人的。那是属于她的卡斯蒂亚。之所以用阿斯图里亚来命名这个称号，是因为阿斯图里亚是718—91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的第一个基督教王国。

就在这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鸣声。暴风雨就像从达霍河里冒出来一样，怒吼着，宣布着它的到来。当钟声响起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像一块密实的黑色披风，笼罩着皇城托莱多。托莱多城绵延在一块巨石上，沐浴着紫色的光芒，矗立着指向卡斯蒂亚的天空，好像在挑战时间与空间的极限。托莱多城怀抱着高高耸立的具有穆德哈尔风格的钟楼、弯顶的建筑和塔楼，虽然静静地一动不动，却又变幻莫测，在她眼前令人吃惊地变幻成混合着萨拉森与哥特风格的历史遗迹。

一道转瞬即逝的闪电在远处勾勒出皇城的轮廓，环抱着托莱多城的最近处的小山丘和最远处的山脉都清晰可见。

皇城雄壮的城墙，护卫着托莱多人民，像保护最珍贵的财宝一样把他们的一切关在墙内，宵禁以后就禁止皇城人民与外界往来。现在这个时候，大门已经紧闭。每天下午天色渐晚的时候，城市的各个人口就一一关闭。



乌云似乎要压向干燥的大地，大雨开始倾盆而下，但是，即使大雨降落，带来了丰收的好兆头，焦虑和不安还是向她袭来。

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小圆镜，远处无边的夜色中，卡瓦塔楼好像一个巨大的幽灵。一声轰鸣，天空被撕裂成成千上万块明亮刺眼的碎片。在这一刹那，时空仿佛倒退到历史的起源，天地好像沦为一团狂风与大雨的混沌，在这团混沌中，似乎传说中那场魔幻般的洪水要再次侵袭人间。

所有的一切都在颤抖，包括她的身体。一阵冷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试图吹灭烛台上燃烧的蜡烛，腹中的小生命也跟着动了一下。饥饿的乌云吞噬着天空中脆弱的星光，不慌不忙、不停歇地继续着它的侵略之路，寻找和寂静的卡斯蒂亚平原一样干渴的土地。夜色更加深沉，闪电划过时的夜空亮如白昼。就在那明亮的几秒间，闪电照亮了巨大的岩石和陡峭的斜坡，杨树、橄榄树、杏树丛中隐约显现的白色修道院风格的乡村建筑，与这片土地和周围的风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一群被雷电惊吓的马匹在黑夜里狂奔，消失在阿尔乍堡后的阴影中。猫头鹰紧张地扑扇着翅膀，在钟楼的屋檐下寻找着栖息的场所。从远处望去，铁门模糊不清。她忽然有种感觉，围墙内的这座城就要在大风中被揉碎了。

她再次把目光投向达霍河，这条迅猛的河流环抱着皇城，画出一条封闭的曲线，好像要把城墙停泊在历史中。一团不成形的、夹杂着泡沫和泥巴，似乎还带着怒火的大浪拍向阿尔坎特拉桥和圣马丁桥下的巨石，坠下后散落成星星点点。不祥的预感再次闪过。她有一种想飞的欲望，想逃离这里，去远方寻找一个安全的港湾。她想忘记这些，而且她应该忘记这些，但是这个念头却不依不饶地一次又一次地闪过。

她疲倦地合上书，并任由它从桌上滑落。她感觉到自己又在颤抖，于是用皮毛斗篷围住肩膀。她吐出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缓解了这个念头带来的不安。

她是伊莎贝尔一世，卡斯蒂亚、莱昂、托莱多、瓦伦西亚、加利西亚、穆尔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塞维亚、哈恩、科尔多瓦、阿尔赫西拉斯、洛斯阿尔加韦斯、马拉加、马略卡、直布罗陀、阿斯图里亚、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女王，巴塞罗那伯爵，比斯开和莫利纳领主，雅典和尼奥帕特里亚公爵，鲁西荣、塞尔当、撒丁岛、科西嘉岛、西西里亚岛、巴尔玛群岛伯爵，奥里斯塔和格赛诺侯爵。她是一位美丽的女王，拥有让人吃惊、热血澎湃的经历。除了迷人的外表，她还散发出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她个子不是很高，但是身体像灯心草一样柔软，像柳条一样坚韧。虽然怀有九个月的身孕，她还是保持着让人诧异的曼妙身材。

卡斯蒂亚和阿拉贡国王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这使得伊莎贝尔，这位曾

经披着战袍，握着正义与胜利之剑，喉咙里不时发出“圣地亚哥！圣拉萨罗！”的吼声，时刻准备着砍下敌人脑袋、刺穿敌人心脏的战争女王，慢慢褪去这种男性化的、令人畏惧的形象。九个月的光景使她周身笼罩着一种母性的、甜蜜的、迷人的美丽光环。

她精致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在其他女王身上从未看到过的美丽眼睛，眼底散发出深邃而温柔的光芒，似一潭深水，但即使最微弱的风吹过，都可能使这潭水变成波涛汹涌的大海。那双美丽的眼睛，时而严厉，时而活泼，被浓密的、比她蜜糖色的长发颜色略深的古铜色睫毛覆盖着。她骄傲、性感的嘴巴揭示了血管里流淌的不安分的血液。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她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

这一点和这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静静观察她的那个人很相似。他正坐在壁炉前，手指间把玩着一小杯烧酒。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注视着她，无法移开目光。

他无法抑制住冲动，静静地站起身来，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慢慢走到她身后，环住她的肩膀。女王被吓了一跳。他安抚着她，在她的耳边甜蜜地耳语道：“我很开心再次将你拥在怀里。”

伊莎贝尔转过身来，望着他的眼睛。

“真的，我很开心，”斐迪南继续说道，“就像看到这场神圣的雨水降临一样开心。今年会是个丰收年，国库也会大丰收。但是，你的双眼却透着不安，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如此沉重。”

这些话触动了女王的心。

“我也希望让我困惑的这些事情像温泉里的水一样温润，但是夫君，我的恐惧却像天空一样深邃，像海洋一样阴暗，因为我预感到这个在我腹中蠕动的孩子来得不合时宜。”女王忧伤地说。

“既然你一直信奉有上帝的庇佑，那是什么让你如此害怕，我的女王？”

“也许是因为害怕分娩的危险，也许是害怕难以预测的未来，也许是害怕这是个不健康的孩子。我不知道，斐迪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你拥抱我，我就会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一切。”

“不要害怕，夫人，你要相信在卡斯蒂亚的上空，上帝在看着我们。天空不仅仅是一片风景，也是这片土地的支撑。今天，这片土地就得到了上天的赏赐，这场雨是上天对我们的祝福，是丰收的象征。”

“我相信上帝，但是我却无法摆脱我母亲奇怪的笑声。她从葡萄牙带来精神错乱的种子，我很害怕这颗种子在我们某个孩子的血液里生根发芽。”



“伊莎贝尔，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幸运星，她的星光将帮助我们为孩子们找到合适的政治联姻。这种王朝联盟将使西班牙受益。别害怕，亲爱的，我爱你。”

斐迪南注视着她的眼睛，女王感动了。

这位二十七岁的国王，有着高贵的血统。他于 1452 年 3 月 10 日（比伊莎贝拉出生晚一年）出生在阿拉贡一个叫索斯的小镇。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培养他成为一位合格的君王，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阿拉贡军队的统帅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务实的作风使他成长为一个政治家，一个老练、耐心、强硬的统治者，一个政治投机主义者。但是，所有的这些特点，部分地被他迷人的外表所掩盖，尤其是被他充满激情的个性及人际交往中的魅力冲淡。

他是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与胡安娜·恩里克斯的儿子。虽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不像伊莎贝尔那样狂热，这一点，连同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机智和工于算计，在他身上闪现着。但他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从摇篮时期起，他就感觉到自己被怨恨、阴谋和死亡紧紧包围。在一个个漫长的黑夜中，当他为王国的各种问题失眠的时候，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就在他眼前浮现，她好像在努力挣扎着想摆脱她的继子、比亚那王子查理的魂灵的困扰。查理比斐迪南年长三十岁，是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纳瓦拉女王布兰卡一世的儿子。在布兰卡一世死后，他继承了母亲的王位。但是胡安娜·恩里克斯在阿拉贡王朝势力强大，怀着对继子的敌意，她挑起了父子之间的分歧和纳瓦拉王国的分裂。纳瓦拉王国分裂成两派，支持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和纳瓦拉一世的阿各雷蒙特派，和拥戴比亚那王子查理的博蒙特派。查理王子注定要为继承母亲遗留的事业而奋斗，与父亲和父亲的新妻子为敌。

胡安娜·恩里克斯是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一生最爱的女人，为了她，他于 1461 年下令杀害了自己的长子查理。

“我曾读过一份手稿，在这份手稿里记载，王后在她丈夫堂·胡安国王临死前忏悔，她曾经向堂·查理王子下毒……”

比亚那王子去世十五天之后，10 月 6 日，斐迪南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前宣誓成为阿拉贡王国的继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瓦拉于 1512 年落入斐迪南的手里（接着于 1515 年并入卡斯蒂亚王国）。但是，他继承的这个王位永远抹不掉特拉斯塔玛拉家族的鲜血。

此外，斐迪南于 1468 年接受了西西里亚王位，1479 年接受了阿拉贡王位。

“你在想什么，夫君？”

“想我母亲。每次分娩她都害怕自己会死掉。”

“我每次分娩，总是害怕会失去孩子。”

“所有的人都会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面对危险心生恐惧是人类的本能。”

“疲劳也会让我情绪低落。我要去吩咐侍女给房间加温，我要去休息了，我也不再吃任何食物了。我有预感，很快孩子就要生了。”

“等等，伊莎贝尔，先别走。”

他再次抱住她，亲吻她青春、极富诱惑力的嘴唇。她温柔地回应他，主动投入她的爱人、她英俊的国王强有力的怀抱。

他们已经有了两个爱情的结晶：伊莎贝尔公主和胡安王子。他们的出生给君王夫妇增添了很多欢乐。现在，两个孩子被父母对王朝未来的遐想包围着，在附近的房间里熟睡。第三个孩子就要降生了，他（她）的降生将带给父母更多的希望，西班牙一直想遏制法兰西势力的扩张，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将扩大西班牙的疆土，牵制法兰西。

“在这个世上，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斐迪南继续在她耳边私语，“在这点上，我很像我的父王，他无私地爱着我的母亲。但是我爱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孩子的母亲，还因为你是卡斯蒂亚的女王，你用必不可少的坚强牢牢统治着你合法继承来的所有领土，这点让我很敬佩。因此，我们的信条：‘伊莎贝尔和斐迪南，不相伯仲’，是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的权杖扫荡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时，对我们两人权势的最好概括。”

伊莎贝尔生机勃勃、精力充沛，是一位真正的巾帼英雄，她像狩猎一样喜欢战争。她所有的优点里，有一条就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她极其虔诚，当还是孩子时，就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在她所有的王国内确立天主教的地位而奋斗。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广大区域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她在所有的王国里推行她的政治主张。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切为了国家的利益。

当人们看到她庄严地端坐在王座上，播散正义，或者紧握战争之剑的时候，会被她迷住。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她知道如何掩饰自己对别人的控制。她向参谋们和她的忏悔牧师赫尔南多·德·塔拉维拉征求意见。通过这个精明的方式，好像她做出所有的决定都是听取了别人的意见，而不是独裁专制。

“夫人，你真的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斐迪南继续说道，“美丽、聪明、直率、简朴。我很幸运能拥有你这样优秀的妻子，这是上帝对我的恩赐，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上帝保佑，但愿多年来仁慈地照耀特拉斯塔玛拉家族的幸运之星今天继续保护我们。”



伊莎贝拉迎上他的目光，“……特拉斯塔玛拉家族……”，她的脑海中像旋风一样闪过她父亲卡斯蒂亚和莱昂国王胡安二世的影子，虽然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是还和她的心贴在一起。他是由恩里克二世于1369年建立的特拉斯塔玛拉王朝的第四位君主。当母亲葡萄牙女王伊莎贝尔告诉她父亲去世的噩耗时，她才三岁。也是在这一年，在母亲身上开始发作精神病的一些初期症状，这些症状一直折磨她直到她离开人世。

伊莎贝尔于1451年4月22日出生于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托雷斯小镇。这个小镇美丽的名字正好和举世无双的女王相称。1454年，在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恩里克四世^①继承了卡斯蒂亚王位。从登上王位的那一刻起，恩里克四世就表现出优柔寡断的个性，这个致命的缺点使他无力与王室中的统治阶级贵族抗衡，他也无法施行自己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把政事放手给自己的亲信，而那些贵族们勾结起来逐渐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后来，在这些人的压力之下，他被迫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阿方索立为王位继承人，他的个人威信更是一落千丈。

伊莎贝尔满十二岁后，恩里克四世把她接到身边，和她弟弟阿方索一起居住在卡斯蒂亚宫里，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但是，兄妹三人注定无法平静、和谐地共处，时间久了，三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1465年，以比亚那的马尔克斯为首的一派贵族废黜了恩里克四世，拥立阿方索王子为阿维拉国王。阿方索是伊莎贝尔唯一的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她也深爱这个弟弟。弟弟是她不可分离的伙伴，是唯一一个与她共度孤单寂寞童年岁月的人。但不幸的是，1468年7月3日，只有十六岁的阿方索被毒死。这一悲剧使伊莎贝尔陷入巨大的痛苦中。内心深处，她对弟弟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天意弄人，她只好将多情的少女之心锁在痛苦之中，这段感情给她的心灵刻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弟弟阿方索的去世结束了王国的内战，恩里克四世再次成为卡斯蒂亚国王，并把伊莎贝尔赶出宫。从那时起，胡安娜再也无法完整地享受母亲的呵护，虽然母亲自愿被关进阿雷瓦洛城堡和女儿待在一起，无私地爱着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尽管如此，伊莎贝尔还是接受了宝贵的教育，她有许多杰出的老师：她的母亲、蒙提尔主教冈萨雷斯·查贡、“拉丁专家”贝阿特里兹·卡琳多。这些老师们的影响使伊莎贝尔在修辞学、哲学和历史学上都颇有建树。

^① 恩里克四世是卡斯蒂亚胡安二世和于1445年去世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玛丽亚的儿子。

她在城堡的高墙内孤单地成长，远离人们的视线。城堡像修道院一样简朴寒酸，只有她生病的母亲与她相依为命。毋庸置疑，这段童年岁月造就了她隐忍聪敏的个性，也使得她成为西班牙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

一阵风吹来，打断了她忧伤的回忆，她转向斐迪南。

“所有的新生命的诞生都要为国家服务，需要在他身上实施具体、正确的政策。难道你忘了十年前我们是怎么结为夫妇的吗？我记得阿拉贡遭受了加泰罗尼亚和纳瓦拉地区的反叛，叛军拥戴我哥哥恩里克四世为纳瓦拉国王，所以你父亲向法国路易十一求救，条件是出让鲁西荣和科西嘉的伯爵领地，这样，叛乱才被镇压下去。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公主，我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丈夫，能帮助我巩固在卡斯蒂亚的统治。我们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很合适，我们之间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将来他们也能拥有像我们之间这样的爱。”

“我也希望如此，我的女王。我们的大女儿伊莎贝尔，已经许配给葡萄牙的阿方索王子。她将来也会成为王后，我们的口号会在邻国响起；我们将在欧洲为儿子胡安编织一个坚不可摧的关系网；对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我们到时要为他（她）找一个最好的结盟伙伴。”

忽然夫妻二人都沉默了，寂静中只能听到雨点敲打窗户玻璃的声音，这种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将他们的思绪带到了童年。那时候，他们还怀着纯真的幻想，还沉浸在建功立业的梦想里。然后他们成年了，到了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再接着是青年时期，好像曾经梦想的一切慢慢变成了现实。虽然二人是表兄妹，同为卡斯蒂亚胡安一世的重孙辈，伊莎贝尔和斐迪南却互不相识。她在塞戈维亚，他在萨拉戈萨，直到订婚二人才相识。当她还是哥哥恩里克四世宫里那个可怜的卡斯蒂亚公主的时候，她就选中了斐迪南作为未来的夫婿。十六岁时，她就展示了非凡的睿智和洞察力，所以她更倾向于让阿拉贡的斐迪南，而不是让法兰西王国未来可能的继承人顾耶拿公爵或者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做自己的丈夫。伊莎贝尔的这个决定并不草率，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出于女性的好奇心，除了各位追求者的长相外，她还要求了解他们各个方面的情况。宫里有人告诉她，顾耶拿公爵体弱多病；阿方索五世她本来就认识，他比自己大太多，而且据了解，他对卡斯蒂亚有令人生疑的兴趣。于是她拒绝了后两位，声明自己不同意这两人作为自己未来的丈夫，并请求卡斯蒂亚王室帮助自己推掉这两桩求婚。

经过很多个失眠的夜晚，伊莎贝尔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并决定接受由此带来的挑战。她决定嫁给阿拉贡的斐迪南。虽然当时她的哥哥仍然活着，仍统治着国家，



在心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未来的女王。1469年1月7日，伊莎贝尔和斐迪南的婚姻变为现实。

伊莎贝尔也曾考虑过很多，如果嫁给强大的法王路易十一的弟弟顾耶拿公爵，或者嫁给葡萄牙国王，那么，卡斯蒂亚，她的卡斯蒂亚，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维持它的优势地位。而阿拉贡已经被内战削弱，无力再与卡斯蒂亚抗衡，但它如果与卡斯蒂亚联合，卡斯蒂亚－阿拉贡将变成对法兰西实实在在的威胁。

凭直觉，她认准了斐迪南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敏锐性，再加上考虑到斐迪南将来的角色，卡斯蒂亚的女继承人看准了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国王的年轻人的潜力。斐迪南是个优秀的政治家、杰出的外交官，最重要的是，他还有无限的激情。基于这些，她作出了决定。

她自信恩里克四世不会强迫她答应阿方索五世的求婚，但是她错了。恩里克看到无法说服她，便开始向她施加压力。

事态急转直下，伊莎贝尔公开和哥哥闹翻了，于1469年10月初逃到了巴亚多利德。察觉了恩里克开始的危险游戏后，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斐迪南王子身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辜负她。

性情中人斐迪南王子带着一群忠实的随从，乔装打扮赶去与伊莎贝尔相会。第一天，他们在奥斯马的布尔果过夜，斐迪南假装成商贩的仆人，照顾骡子，伺候主人吃晚饭。晚饭结束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斐迪南没有睡觉，而是在夜色中带着随从悄悄离开。

1469年10月9日，斐迪南进入了杜埃纳小镇，在那里他给伊莎贝尔寄了一封信。五天之后，即10月14日，这对准夫妇第一次见面了。

伊莎贝尔的一个使者古铁雷斯·德·卡尔德拉，从远处把风流倜傥的斐迪南王子指引给伊莎贝尔：“就是那个……”在看见斐迪南的一刹那，伊莎贝尔爱上了他。

四名阿拉贡侍卫和伊莎贝尔的两名侍女也参加了未来君主们的历史性会面。会面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次的互相了解让双方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于1469年10月18日星期二，卢卡斯日这一天在巴亚多利德的比威拉皇宫举行结婚庆典。在教皇的使节安东尼奥·委内里斯、总主教卡里多，包括法德里克·恩里克斯司令、马利克一家和其他西班牙显贵的见证下，两人互诉婚礼誓言，签署结为夫妇的文件。这一晚，斐迪南住在总主教家里。第二天即10月19日在比威拉皇宫举行了宗教庆典，在这里，有两千人参加了新婚弥撒，新婚夫妇在弥撒上再次交换结婚誓言。庆典结束后是斗牛、舞蹈及骑士格斗活动。直到黄昏，新婚

夫妇才回到洞房。一切都很简陋,因为斐迪南没带钱过去,伊莎贝尔自己也没有钱。王子的母亲,胡安娜·恩里克斯没能参加爱子的婚礼,她因患乳腺癌已于1468年去世。

年轻的王子和公主性格迥异,但并不冲突。伊莎贝尔活跃、冲动、有远见卓识,而且有狂热的宗教热情。她非常爱吃醋,经常会留心观察斐迪南是不是爱上了别的女人。如果她发现斐迪南对宫廷里的某位夫人或少女投去爱慕的眼光,她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人。她极为果断,一旦她下定决心,任何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她认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她从不允许自己哭。只有独自一人在上了两道锁的房间里,她才允许泪水从她绿色的眼睛里滑落。

女王的嫉妒并未阻止斐迪南,也许是出于男性的本能,他与不少女人保持不正当的关系。17岁时,在和伊莎贝尔结婚之前,他就已经有了两个私生子——阿方索和胡安娜。最著名的要数阿拉贡的阿方索,他是斐迪南与阿尔冬萨·丽赫·蒂波拉,即后来的艾伯里子爵夫人媾和的结果。他才六岁的时候,斐迪南就封他为萨拉戈萨总主教,并享有这个地区的一切收入。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妒忌、自私、贪婪一步步地侵蚀斐迪南的内心,好色仍是她一生最大的罪过。

伊莎贝尔善于观察,敏于行,讷于言。她实际却不死板,当事物的形式与她的生活和她的需要不符的时候,她对形式并不在意。

凭直觉,伊莎贝尔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婚约,以保证她哥哥恩里克四世死后,她能有绝对的把握掌握权力。她的目标是统治卡斯蒂亚,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统治,而是实实在在的统治,虽然她给予斐迪南国王的头衔,但那纯粹是个荣誉称号。

困难很快就来了。从一开始起,斐迪南就和托莱多总主教和西班牙首席主教卡里多对立。卡里多是婚礼的主要承办者,他吹嘘自己是伊比利亚半岛真正的主人。由于斐迪南王子不受他的摆布,卡里多开始憎恨君主夫妇,并不遗余力地处处与二人作对。

1473年,教皇五世任命卡里多的继任,圣地亚那侯爵的第四个儿子、英凡塔多第一公爵的弟弟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为红衣主教。因为门多萨红衣主教权势煊赫,在卡斯蒂亚大家都称他为“国王第三”,他的一生所享受的快乐更多源于世俗的权力,而不是来自于上帝。

得知任命消息后,卡里多生气地前往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开始醉心于炼金术。他发誓说,如果有一天,伊莎贝尔前脚踏进他的家门,他一定后脚从另外一个门离开,绝不会看她一眼。